

# 祸事不断屡倒屡起的美国首都市长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10)

充满了戏剧性的美国首都市长吸毒事件闹得满城风雨。马里安·巴里于1936年3月6日在密西西比州勒弗里县出生，8岁跟着家人搬到田纳西州墨菲斯市居住，并就读于当地的“布克·华盛顿中学”，他在学校时，虽然不是头等学生，但却是一流的运动员，尤其在篮球和足球方面，他更是明星级的人物。

1959年，马里安·巴里在“拉莫因大学(Le Moyne College)”毕业后，以全额奖学金到“菲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深造，在那里取得有机化学硕士学位后，继续进修博士课程。三年后由于需要全职介入美国民权运动，他无怨无悔地决定放弃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

1964年，马里安·巴里当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主席，开始了他的民权运动生涯。

1965年，为了将“学生非暴力协调协会”推广至美国首都华盛顿，马里安·巴里举家搬迁至华盛顿定居，并且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1971年，马里安·巴里当选为“华盛顿特区市政府学校教育委员会”委员。1974年当选为华盛顿特区市政府市议员，1976年又当选连任。

1978年，由于政绩非凡，加上挨枪事件的推波助澜，马里安·巴里击败了政坛老手沃尔特·爱德华·华盛顿(Walter Edward Washington)，当选为美国首都的第二任市长。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长史上，沃尔特·华盛顿是一位值得一写的人物。他于1915年4月15日在充满了种族歧视的乔治亚州道森市(Dawson)出生。他自小随着家人在纽约州詹姆斯敦(Jamestown)生活，在当地读完大学后，于1948年从首都华盛顿“胡霍华德大学”法学院毕业，与马歇尔是先后同学。

1961年，肯尼迪总统委任他出任“首都房屋部部长”。1966年，约翰逊总统委任他出任“美国首都市长”，但当他发现这个所谓的“美国首都市长”居然没有控制警察与消防两大部门的权力时，由于不想成为傀儡市长而拒绝接受，次年，白宫让步，沃尔特·华盛顿才宣誓上任。

1972年，尼克松总统再度委任沃尔特·华盛顿出任“美国首都市长”。1973年，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实行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首都自治条例》，所有公职开放民选。1974年，沃尔特·华盛顿击败竞争对手克利福德·利奥波德·小亚历山大(Clifford Leopold Alexander, Jr.)，当选为美国首都104年来历史上的第一位民选市长。

亚历山大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有着完整的教育背景和资历，他于1933年9月21日在纽约出生。1955年自“哈佛大学”毕业后，于1958年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取得学位。1959年至1961年间，亚历山大出任纽约州助理检察官。

亚历山大在约翰逊总统任内时出任白宫总统特殊法律助理，在卡特总统任内，出任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美国陆军部长。在马歇尔出任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美国最高法院常务大法官的提名程序上，亚历山大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整个美国只有三位非洲裔美国人市长，除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沃尔特·华盛顿外，另外两个是印第安纳州格里市的理查德·哈彻(Richard Hatcher, Gary)和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卡尔·斯托克斯(Carl Stokes, Cleveland)。

1975年1月2日，沃尔特·华盛顿宣誓上任成为第一位美国首都民选市长。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在全是白人操控的美国首都出任市长，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仅是美国国会里面那些官僚们的嘴脸，就够让人难以忍受。

1967年，沃尔特·华盛顿将第一次市政预算提交给美国众议院要求拨款时，就遭到了“首都委员会主席约翰·兰诺·麦克米伦众议员(US Congressman John Linnaeus McMillan)”的嘲笑。他看完了沃尔特·华盛顿的市政预算后，一声不吭，派人送了一卡车的西瓜到他的市长办公室，这使沃尔特·华盛顿啼笑皆非。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麦克米伦是一位傲慢而嚣张的白人政客。由于他的偏见与歧视符合美国南方人的口味，此公自1939年1月3日开始，前后32年连任16次，才在1972年的大选中被赶下台。除了善于卖弄嘴皮子之外，我看不出他对美国有什么贡献，是一位小丑式的典型美国南方政客。

沃尔特·华盛顿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在争取美国首都自治的道路上，功勋显著。1969年11月15日，一场历史性的反越战大游行示威在美国首都举行，美国司法部受到来自白宫的压力，拒绝签发游行批准书。沃尔特·华盛顿亲赴白宫，与尼克松总统谈判斡旋，才解决掉游行批准书的问题。

1968年4月4日，金恩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洛林汽车旅馆”被暗杀身亡，导致美国数十个城市发生种族大暴动，其中美国首都的情况，特别的严重，数度失控，美国政府派遣了1万3千名国民军进驻，维持治安，恢复秩序。

暴乱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当面“劝告”沃尔特·华盛顿说，必须动用“格杀勿论”的手段，才能解决这场暴乱危机，沃尔特·华盛顿悍然拒绝。他向首都警察局长下令：不得向示威游行或闹事者开枪，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次日，当胡佛在会议上再度“劝告”沃尔特·华盛顿对游行示威者下达“格杀勿论”的命令时，他立即怒目而立，转身就走。在离开会议现场前，他大声地向大家宣布说：“我是美国首都的市长，这里是我说了算，我自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他不顾危险，亲自跑到华盛顿市区的每一个大街小巷，要求人们安静下来，要对美国的司法有信心，回家等待司法的处理。

沃尔特·华盛顿廉政亲民，在1978年被马里安·巴里赶下台时，他留下了400万现金的盈余给他的继任者。在告别同事时，沃尔特·华盛顿告诉他的支持者说：“历史将会认为我已经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面貌和精神。”此乃毫不夸张之论。

1990年1月18日，这一天是马里安·巴里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根据1990年6月29日《华盛顿邮报》头版的新闻报道说，马里安·巴里的老情人黑兹尔·黛安·拉西达·穆尔(Hazel Diane Rasheeda Moore)忽然致电他说，她现在住进了“维斯塔酒店(Vista Hotel)”的727号房间，想与他“叙叙旧”，可否见一面？

其实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连同美国首都特区警方，为了打击贩毒吸毒犯罪行为而设下的圈套。美国联邦调查局早就知道马里安·巴里有吸毒的习惯，但是一直没有证据起诉之。在美国首都市长大选即将到来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连同美国首都特区警方利用马里安·巴里的吸毒习惯和风流个性，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待他自动上钩。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维斯塔酒店的 727 号房间里，分别在客厅的椅子后，床头顶上和浴室里，安装了三台微型摄影机，无论在房间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清楚地全程录音录影。

在电话里，马里安·巴里告诉穆尔说，由于自己的敏感身份，他不想也不方便到她的房间，就在楼下大厅里吃点东西，见个面好了。电话里传来穆尔娇媚的弦外之音回复说：“你应该上来嘛！”。

稍后，马里安·巴里回穆尔电话说，他想不到她的房间去。但是她回答说，她已经在楼下餐厅里点了送到房间服务的特别酒菜，专等他的到来。马里安·巴里见此，也就不再坚持，说回头就到。

在维斯塔酒店的 727 号房间里，马里安·巴里和穆尔两人，像老情侣一样滚在床上拥抱和抚摸，但是当马里安·巴里提出性要求时，穆尔媚笑着拒绝。

两人继续聊天，不经意地将话题谈向了毒品，马里安·巴里说自己没带，问道：“你有吗？”穆尔笑着到隔壁监视着他们一举一动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那里，取来了一小包“可卡因”。二人互相推让，要对方先抽。当马里安·巴里听到穆尔说那可使她兴奋时，就笑着开始站在墙边吸起毒品。

当马里安·巴里从毒品的天堂回来时，发现自己并非还在声色犬马的温柔乡，而是已经身处狼奔豕突的地狱里。当他正要用手机通知在楼下等待他的保安说他就要下来时，大批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和首都特区便衣警察，突然破门而入，将他狠狠地按倒在床上，戴上手铐，将他正式拘捕。

久经江湖风险的马里安·巴里立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大声问替他戴上手铐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什么罪名？”，该探员回答道：“非法拥有可卡因”。

马里安·巴里立即明白了自己已经中了仙人跳！他气得眼睛通红，自言自语地骂道：“是这个狗娘养的设的圈套！真不该上来！我他妈的完了！真他妈的狗娘养的！”

在开庭审判的 18 天里，有两件事特别引起了美国人民的注意。第一件事是当马里安·巴里的辩护律师肯尼斯·穆迪(Kenneth Mundy)在交叉盘问穆尔时，除了证明她曾经有吸毒的习惯外，又问她说：“你其中一位孩子的爸爸，曾经在英国伦敦因为携带价值近 100 万元的毒品而被拘捕，是吗？”

穆尔正色地回答道：“穆迪先生，请允许我更正你一下，那不是价值近 100 万元的毒品，而是价值 1,800 万元的毒品！”全场为之哗然。

第二件事是在开庭审判的那天，“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大护法路易士·法拉翰，率领着数十位彪形大汉，来到法庭“旁听”。可是这种在法庭上的助阵兼示威行为，是美国法律所不允许的。美国法官托马士·彭菲尔德·杰克逊(US Judge Thomas Penfield Jackson)见此情形，立即下令他们全部离开，以免影响审判的公正性。

杰克逊法官除了因为审判花花公子市长的吸毒案而闻名于世以外，还有一件使他名留青史的大案：《美国诉微软(United State V Microsoft)》，1998 年 5 月 18 日，美国司法部以“垄断”的罪名起诉微软公司，主审法官就是托杰克逊。经过漫长的七年诉讼，杰克逊法官于 2005 年 7 月 7 日，裁决败诉的微软公司必须分割为二。

马里安·巴里被美国联邦检察官起诉了三项“伪证重罪(felony of perjury)”，十项“非法拥有毒品轻罪(misdemeanor of drug possession)”和一项“阴谋意图拥有古柯碱轻罪(conspiracy to possess cocaine)”。

由于美国法庭认为审判程序有误，因而只有其中的一项“非法拥有可卡因罪”罪名成立，马里安·巴里被判监禁6个月，当然他美国首都市长的宝座，也随着他的入狱而寿终正寝。

法国的拿破仑说：“人生的光荣，不在于永不失败，而在于能够屡倒屡起。”马里安·巴里的情况，就是如此。1995年他又东山再起，打着“他可能不完美，但对首都特区来说却是完美的(He May Not Be Perfect, But He's Perfect For D.C.)”“并不在乎市长位子”的响亮竞选标语，所向披靡，独揽全市70%的选票，重登美国首都市长的宝座，而且气势如虹，两年后又再次高票连任。

这些年来，毒品、漏税、渎职和假公济私等麻烦，就一直与马里安·巴里的名字没有分开过，但是他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仍然是一位耀眼的风云人物。

美国政府在这次的人质危机中，处理得可圈可点，他们做出了两手准备。一是准备武力攻坚，二是利用特别的谈判安排，使“哈纳菲”暴徒们自愿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美国政府一方面将三处被“哈纳菲”暴徒们占领的建筑物，用武装力量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使他们插翅难飞。另一方面，他们立即请出了三个穆斯林国家的驻美大使，出面和平斡旋。

这三位穆斯林国家大使是：埃及的阿什拉夫·古尔巴勒大使(Ambassador Ashraf Ghorbal)、巴基斯坦的萨哈卜扎达·雅克可汗大使(Ambassador Sahabzada Yaqu - Khan)和伊朗的阿尔德希尔·扎赫迪大使(Ambassador Ardeshir Zahedi)。

这个策略果然有效，在三位大使齐心协力的和平斡旋下，人质危机得以解决，132位人质被安全救出，38个小时的对峙，以1死4伤，12位“哈纳菲”暴徒全部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落幕。

美国政府是相当重视这件“哈纳菲”挟持人质事件的，在得知事情发生后，立即做出了妥善的安排。美国政府立即为美国参众两院的所有议员，每人配备一名随身武装保安警卫，24小时全天候警戒。

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为刚刚到任的英国驻美大使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临时取消了19响欢迎礼炮的外交惯例，以免影响和刺激正在两条街外的市政府办公大楼内进行的人质谈判。

以色列驻美大使，被“哈纳菲”吓得“忽然”国内“有紧急要事”，连向美国总统打个招呼都来不及，就出其不意地被保镖们前呼后拥着登上了飞机，匆忙地回国“处理业务”去了。

所有在“哈纳菲”挟持人质的三个建筑物的子弹射程以内的人，全部撤离，所有的街道，全都封锁，以避免造成可能的无辜伤亡。这件“哈纳菲”暴力劫持人质事件，替美国伊斯兰社区蒙上了一层洗之不去的负面影响，自此以后，在大部分美国人的想法中，将“穆斯林”与“暴力”划上等号。

这也充分说明伊利亚·穆罕默德的教义是什么层次，他依然如故地采取强硬的暴力手段，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和真理，而这种所谓的“真理”，他自称是“来自所谓真主的指示”。

1970年，由于“美国黑豹党(American Black Panther Party)”公开支持马尔科姆·艾克斯，惹来了伊利亚·穆罕默德的忌恨。为了向其他的团体示威，他就假借这是“真主的旨意”，命令在费城的“伊斯兰国度清真寺”打手，出兵将设在费城的“美国黑豹党”总部，夷为平地。

伊利亚·穆罕默德对于法西斯和独裁政权是情有独钟的。1972年，他为了得到更多的发展基金，他直接向利比亚大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Colonel Muamar Kaddafi)，以0%的利息，融资300万美元。

早在 1961 年时，伊利亚·穆罕默德就和法西斯党徒们就已经眉来眼去。这一年，“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第一届全国年度大会，居然邀请了“美国纳粹党(American Nazi Party)”党徒作为他们的特别来宾。

第二年在芝加哥市召开的“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全国第二届大会时，则更明目张胆。“美国纳粹党”头子乔治·林肯·洛克威尔(George Lincoln Rockwell)居然身穿全副德国纳粹党军装，神气十足地在大会上发表激昂的演讲，他肉麻地赞美伊利亚·穆罕默德说：

“现在的伊利亚·穆罕默德对所谓的黑鬼来说，就是等如以前阿道夫·希特拉对德国人一样！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

22 年后，伊利亚·穆罕默德的入室弟子法拉翰，在一次欢迎杰西·杰克逊牧师时，就公开赞美希特拉是一位“伟人”。次年，法拉翰又一次重演这幕丑剧。1985 年，法拉翰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市召开第一届大会时，又邀请了三 K 党的头子汤姆·梅茨格(Tom Metzger)与会，并且公开接受了“三 K 党”100 元的政治捐款。

由这些证据看来，“伊斯兰国度清真寺”是与法西斯等的独裁党政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与信念的。可笑的是，他们也都是打着与他们的信仰毫无关系的“民权”“自由”等的旗帜来招摇过市。

美国的法律允许其人民有自由组党结社的权力，无论名称叫什么，谁也管不到，只要不触犯美国的法律，其各种理论全都受到《美国宪法第 1 至第 10 条修正案》中《权力法案》的保护。

《权力法案》赋予美国人民三大自由：言论、宗教和出版的自由。这三种基本权利是美国精神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稳定这个由混合民族组成的国家的重要支柱。

“美国纳粹党”一如“美国共产党”，是受到《美国宪法》保护的，它当然有权在美国公开成立，当然不相信其鬼扯淡又是另外一回事。“美国纳粹党”的创办人，就是以德国纳粹党希特拉为模范的美国白人洛克威尔，他崇拜暴力，鼓吹革命，结果他自己就是死在自己人的暴力之下。

1973 年末至 1974 年年中的 179 天里，伊利亚·穆罕默德的信徒“斑马党(Zebra)”，在美国加州三藩市大开杀戒，他们为了执行“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杀白人可以得到阿拉真神的嘉奖”的教义，竟然屠杀了无辜的 15 个人，另外打伤了 8 个人。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他死后，直到伊利亚·穆罕默德的七子沃里思·迪恩·穆罕默德(Warith Deen Mohammed)掌权为止，才有所改善。伊利亚·穆罕默德和他的儿子沃里思·穆罕默德虽然是父子，但是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他们一个是天南，一个是地北，一个是兰花，一个是野草。

沃里思·穆罕默德于 1933 年 10 月 30 日在密歇根州的韩庄克市(Hamtramck)出生，他从小就被他父亲伊利亚·穆罕默德灌输种族歧视的偏激错误思想，他父亲不停地告诉他，这世界上所有的白人，都是些“蓝眼睛的魔鬼”，更教导他应该仇恨白人，要撕毁甚至印在报纸上的所有白人的相片。

沃里思·穆罕默德在 13 岁时，掉进自我矛盾的意识里，因为他忽然发现“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老祖宗华来士·福特原来也是一个白人！他痛苦地向真主祷告说：“真主阿！我实在是看不到真正的你，请你帮助我弄清楚吧，请让我看到真正的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华来士·福特是个白人的真相，在“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内部一直是一个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禁忌。沃里思·穆罕默德人微言轻，不敢向大人查问，只好在祷告里问他的真主了。

1958年，25岁的沃里思·穆罕默德被他老爸册封为费城“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第11号分店住持。当他走马上任后，惊讶地发现“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所谓回教徒，居然从来没有研读过《古兰经》，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回教徒每天必须奉行的“伊斯兰五功”，唯一知道的就是仇恨、暴力与歧视，除了仇恨、暴力与歧视之外，还是仇恨、暴力与歧视！

沃里思·穆罕默德知道自己任重道远，于是不动声色，开始潜移默化地以这家“伊斯兰国度清真寺”为基地，向迷失了方向的回教徒，传播传统而真正的伊斯兰教义。他在没有得到“伊斯兰国度清真寺”总部的同意之前，就要求费城的信徒每天实行“伊斯兰五功”和研读《古兰经》的行为，招来了“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内部激进分子的谴责和声讨。

“伊斯兰国度清真寺”不但将沃里思·穆罕默德革职，还视他为离经叛道的毒蛇猛兽，前后五次下令他不得与包括他自己母亲在内的“伊斯兰国度清真寺”人员有任何的联络，而且威胁他全家生命安全的电话，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还有一次，沃里思·穆罕默德本人几乎被一部“突然”冲出来的汽车撞死。

1960年，沃里思·穆罕默德在他父亲的坚持下，因为拒绝服役美国国民的义务兵役而被美国法庭判决入狱三年。本来美国法庭允许他以社区服务代刑的，可是在伊利亚·穆罕默德的坚持和要求下，他选择了入狱。那位美国法官在宣判后，感慨地说：“这个年轻人，完全被他父亲掌控住了！”

在美国监狱的三年里，沃里思·穆罕默德全力以赴地苦苦研究《古兰经》，他越研究，越发现十四世纪前的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才是真正的唯一的真神的使者，而他父亲的“通神”和所谓的“使者”，以及华来士·福特是什么回教真神穆罕默德的“化身”等，都是胡说八道，都是些骗子勾当。

1963年2月，沃里思·穆罕默德出狱后，正逢他父亲被通奸丑闻和私生子女的司法诉讼索赔案件搞得焦头烂额，天性孝顺的沃里思·穆罕默德，全力以赴地设法挽救他自己的父亲。

沃里思·穆罕默德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全国各地负责人，请他们面对事实，不要再空言狡辩，有话直说，承认错误，担负起所有的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恳请真主和大家的宽恕和原谅。

沃里思·穆罕默德同时也郑重地要求他们，从此以后不要再推销和宣传他父亲是什么“通灵”的“使者”，华来士·福特是什么“真神的化身”的鬼话。沃里思·穆罕默德的这种勇敢而诚实的作风，使他父亲的政治伤害，降到了最低的程度，也使伊利亚·穆罕默德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危机。

1974年，伊利亚·穆罕默德病重，无法视事，沃里思·穆罕默德方才被允许介入“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业务，并在各分寺传道，沃里思·穆罕默德的威名和声誉日隆。

1975年2月25日，罪恶滔天的假伊斯兰先知伊利亚·穆罕默德，在铁腕统治“伊斯兰国度清真寺”30年后，终于带着他的伪善和丑陋死了，众望所归，沃里思·穆罕默德继承父业，出任“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最高领导人。

由于沃里思·穆罕默德从来就不相信他老爸那套骗子理论，所以上台，就全面地进行从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宗教改革，使“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教义，稍为接近传统的回教。

这个改革引起了许多反对和不满，其中最令“伊斯兰国度清真寺”信徒反感的，就是他公开否认他父亲是什么“先知”，要求大家阅读《古兰经》，远离暴力，反对种族歧视，参加公民投票，参加国民兵役，每天实行“伊斯兰五功”，接受白人和其他各种族裔入教和公开反对他父亲那套黑白必须种族隔离的理论和政策。

沃里思·穆罕默德在与电视节目“这才是真理(This Far by Truth)”的主持人瓦莱丽·林森(Valerie Linson)谈话时说：“我们都应该知道，最初的人类并不是什么非洲人，或者欧洲人，或者阿拉伯人，而是人类。既然神将我们造就了这种良好的现状，我们就应该好好地共同来发展和前进。”与其说这是在公开打他老爸的耳光，倒不如说这是沃里思·穆罕默德更为理性，更加服从真理。

在个人生活方面，沃里思·穆罕默德与他的反动老子刚好相反。他绝不铺张浪费，也不见钱眼开，他清廉自奉，全家挤在一间小房子里，过着朴实无华而且简单的生活，他在商店里打工，在工厂里送货，自食其力，悠然自得，甘之如饴，这与其他美国宗教领袖们有如帝王般的豪华生活完全不同。

沃里思·穆罕默德接手“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不但将“伊斯兰国度清真寺”改名换姓为“西方的伊斯兰世界社区(The World Community of Al-Islam in the West)”，后来又改之为“关怀清真寺(The Mosque Care)”，备受争议的“伊斯兰国度清真寺”，至此走进了历史。

沃里思·穆罕默德领导着新潮的美国穆斯林教徒，长达 33 年之久。这个改革，直接导致了“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内部大分裂，也间接替路易士·法拉翰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借机崛起的良机。

1980 年，沃里思·穆罕默德也将自己改名换姓，从出生时的“华来士·穆罕默德”，改为“沃里思·穆罕默德”。沃里思·穆罕默德的温和和理性的形象，为他带来了美国伊斯兰教的转机。

1993 年和 1997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誓就职时，两度邀请他出席“美国总统就职联合祈祷会”，这使人耳目一新，另眼看待。这是美国主流社会对沃里思·穆罕默德加以肯定的标志和启示。2008 年 9 月 9 日，沃里思·穆罕默德在芝加哥平静地去世，享年 74 岁。

美国的主流社会都称呼“伊斯兰国度清真寺”为“黑三 K 党”，顾其名即可思其义。如果讨厌美国三 K 党“白人至上”的妖言，那就没有理由会喜欢“伊斯兰国度清真寺”“黑人至上”的咒语。（待续）

2011 年 2 月 15 日 高胜寒 在 美国华府